

故乡的元宵

(名家名作赏析)

□汪曾祺

故乡的元宵是并不热闹的。没有狮子、龙灯，没有高跷，没有跑旱船，没有“大头和尚戏柳翠”，没有花担子、茶担子。这些都在七月十五“迎会”——赛城隍时才有，元宵是没有的。很多地方兴“闹元宵”，我们那里的元宵却是静静的。

有几年，有送麒麟的。上午，三个乡下的汉子，一个举着麒麟——一张长板凳，外面糊纸扎的麒麟，一个戴小锣，一个打镗，咚咚当当敲一气，齐声唱一些吉祥的歌。每一段开头都是闹“格炸炸”：

格炸炸，格炸炸，麒麟送到你家……

我对这“格炸炸”印象很

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状声词？状的什么声呢？送麒麟的没有表演，没有动作，曲调也很简单。送麒麟的来了，一点也不叫人兴奋，只听得一连串的“格炸炸”。“格炸炸”完了，祖母就给他们一点钱。

草巷口有个吹糖人的。孙猴子舞大刀、老鼠偷油。

北市口有捏面人的。青蛇、白蛇、老渔翁。老渔翁的蓑衣是从药店里买来的夏枯草做的。

到天地坛看人拉“天嗡子”——即抖空竹，拉得很响，天嗡子蛮牛似的叫。到泰山庙看老妈妈烧香。一天快过去了。

不过元宵要等到晚上，上了灯，才算。元宵元宵嘛。我们那里一般不叫元宵，叫灯节。灯

节要过几天，十三上灯，十七落灯。“正日子”是十五。

各屋里的灯都点起来了。大妈（大伯母）屋里是四盏玻璃方灯。二妈屋里是画了红寿字的白明角琉璃灯，还有一盏珠子灯。我的继母屋里点的是红琉璃泡子。一屋子灯光，明亮而温柔，显得很吉祥。

上街去看走马灯。连万顺家的走马灯很大。“乡下人不识走马灯，——又来了。”走马灯不过是来回转动的车、马、人（兵）的影子，但也能看它转几圈。后来我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，点了蜡烛，看着里面的纸轮一样转了起来，外面的纸屏上一样映出了影子，很欣喜。乾隆和的走马灯并不“走”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纸箱，正面白纸上有一些彩色的小人，小人连着一根头发丝，烛火烘热了发丝，小人的手脚会上下动。它虽然不“走”，我们还是叫它走马灯。要不，叫它什么灯呢？这外面的小人是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。整个画面表现的是《西游记》唐僧取经。

孩子有自己的灯。兔子灯、绣球灯、马灯……兔子灯都是自己动手做的。下面安四个轱辘，可以拉着走。兔子灯其实不大像兔子，脸是圆的，眼睛是弯弯的，像人的眼睛，还有两道弯弯的眉毛！兔子灯、马灯都是买的。绣球灯是一个多面的纸扎的球，有一个蔑制的架子，架子上有一根竹竿，架子上有两个轱

辘，手执竹竿，向前推移，球即不停滚动。马灯是两段，一个马头，一个马屁股，用带子系在身上。西瓜灯、虾蟆灯、鱼灯，这些手提的灯，是小孩玩的。

有一个习俗可能是外地所没有的：看围屏。硬木长方框，约三尺高，尺半宽，镶镜，上面一笔演义小说人物故事，灯节前装好，一堂围屏约三十幅，屏后点蜡烛。这实际上是照得透亮的连环画。看围屏有两处，一处在炼阳观的偏殿，一处在附设在城隍庙里的火神庙。炼阳观画的是《封神榜》，火神庙画的是《三国》。围屏看了多少年，但年年看。好像不看围屏就不算过节似的。

街上有人放花。有人放高升（起火），不多的几支，起火升到天上，嗤——灭了。

天上有一盏红灯笼。竹篾为骨，外糊红纸，一个长方形的筒，里面点了蜡烛，放到天上，灯笼是很好放的，连脑线都不用，在一个角上系上线，就能飞上去。

年过完了，明天十六，所有店铺就“大开门”了。我们那里，初一到初五，店铺都不开门。初六打开两扇排门，卖一些市民必需的东西，叫做“小开门”。十六把全部排门卸掉，放一挂鞭，几个炮仗，叫做“大开门”，开始正常营业。

年，就这样过去了。

文章写于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二日



暖冬絮语

□安念

走到车前，看见停在室外的车窗玻璃上结了层霜，就像是给玻璃附上了一层暗色的膜。熟练地拿出加油卡，从上往下刮着，溅起的霜花洒落在手背上，约莫七八下整个视线就清晰了。确也感慨到，这还是这个冬天里第一次遇到车霜呢。

行驶在路上，开电动车的无一不是防风档、厚围巾、大头盔，形色匆匆，路边时而是枝叶凋零的形单影只，时而是葱绿如故的成群结伴，花坛里的矮灌木丛也都被披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
前两天侄女写一篇作文，题目是印象中的冬日，看着她皱成苦瓜似的小脸蛋，带她出去吃了冬日特有的烤地瓜、板栗以及糖葫芦，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，也算是加固了一下她对冬日里的印象。

四季的变化日趋柔和，相比于春暖花开，烈日酷暑以及秋高气爽，今年的暖冬仿佛成了越来越没有特色的个性彰显。

以往提起冬日，无一不是冷，充满层次感的冷。室内是手脚冰凉，外出说话的时候是牙

齿冷，呼出的热气能立马升华，走两步是鼻尖冻得发红，跑的多了那就是冻到极致后得全身发热了。路边的树木穿上棉衣，就连水龙头都要层层包裹。很多人是不喜欢冬天瑟瑟发抖得冷，但是又不得不承认，冷到凛冽的冬天才是它本该的模样。

作为南方的城市，偶尔一下雪便激动了整个城市，随处可见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雪人，满朋友圈的雪景比拼，以及故作伤感的配图文字。仿佛，下过雪的冬天才更让人信服。

跟侄女一点点扒开地瓜那面那层烤的焦硬的皮，橘色的肉感甜蜜糯香，蔓延到四肢，暖和了手脚，一直暖到心里，吃得真是让人舒坦。小时候的零食多半是自备自足的，冬天吃的最多的就是酸甜可口的凉拌萝卜以及烧火灶里烤的地瓜，扒开烤得焦黑的外皮，沾满灰的手都来不及洗就开吃了。也会在逢十的赶集上，缠着爸妈来上一串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，一口山楂一脸歪头笑，映着红彤彤的脸颊。

印象里奶奶生前最喜欢在冬

日里坐在门口晒太阳，靠着椅背，双手互塞进袖筒里，两脚交叉，闭着眼睛眯着，家里的猫也蹲在旁边眯着眼。除了偶尔要根据光照挪动椅子，其余就是一副静止的画面，宁静悠闲。劳碌的一年戛然而止，冬日里就该是懒洋洋的模样。

今年的暖冬，给极了外出的便利。怕冷的穿人儿着羽绒服足以御寒，要风度的青年们直接就是春装上身，偶尔的几夜冬雨也

刷存在感似的把温度硬是往下拉了拉，不到一周温度又回弹了。没有要铲车霜的不变，那就更没有下雪的惊喜了。

更多暖和的天气里，公园里摆满了冬游的帐篷，有追逐打闹的孩子们，有三五成群打牌拉呱的朋友们，躺着折叠椅上闭目养神的老人们，以及阳光下五彩斑斓的泡泡，随着这份清静越飘越远。



感悟食物

□小可

林语堂在《吃草与吃肉》一文中说，“世上只有两种动物，一为吃草动物，包括牛羊及思想家；一为食肉动物，包括流氓及实业家。吃草动物只管自己的事，故心气和善良如牛羊；吃肉动物专管人家的事，故多奸险狡黠，长于应付、笼络、算计、扶持、指挥……”

中年人大都属于“食草动物”，不紧不慢，少肉食，喜吃蔬，比如芋头，似乎是一夜之间，意识到它的好，其实做法也很简单，把芋头切成块，下锅翻炒，入酱油、醋、料酒等，盖上锅盖红烧，绵糯鲜香，味道确实不错。

芋头，性润喜湿，叶子刚从地缝里钻出来，绿碧碧的。芋头挺张扬的，叶片挤挤挨挨，你碰着我，我挤着你，层层叠叠，高高低低，铺满整个水岸空间。红烧芋头，挺喜欢的一种吃法，从中间切两半，锅里放油，油热后放入白糖，将糖炒成褐色，放入芋头，让芋头都均匀地裹上糖色。锅中添水，中火炖，收汁后出锅；芋头煲汤，芋丁、嫩豆腐

最好，咕嘟咕嘟滚开的汤，放入蒜花，一锅汤，增味提香。

这是在冬天食芋头。我到这下去，看到芋头长在临水的河坡，它们是地下植物。尤其是临河养蟹的一窝棚旁边，长长一排芋头，叶子在风中招摇。这样，房子与四周环境，看上去就挺有生气。

芋头的生长适应能力强，汪曾祺《人间草木》里说，他发现过一堆煤块里竟然长出一棵芋头，“大概不知是谁把一不中吃的芋头随手扔在煤堆里，它竟然活了。没有土壤，更没有肥料，仅仅靠了一点雨水，它，长出了几片碧绿肥厚的大叶子，在微风里高高兴兴地摇曳着。在寂寞的矿坑之中看到这几片绿叶，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喜欢。”

芋头好种，我的一个邻居，把芋头种在车库门前的花圃里，独栽了一棵，芋头叶片又大又高，碧绿绿的，也有观赏价值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说，“芋性柔腻，入荤菜俱可。或切碎作鸭羹，或煨肉，或同豆腐加酱水

煨。徐兆璜明府家，选小芋子，入嫩鸡煨汤，炒极！惜其制法未传。大抵只用料，不用水。”仿佛看到一个人，在案板上将芋头切碎，与诸物搭配，煨或煮，木头锅盖上蒸汽突突。

食物与年龄有一些关系。中年的食物融会贯通。喜欢萝卜，萝卜烧鱼，将萝卜块用开水焯过，与鱼红烧煮，萝卜吸附鱼的腥气的过程中，自身也有了鲜气，这样萝卜与鱼一锅鲜。

苏州有种萝卜叫“春不老”，脆嫩鲜美，淡淡的咸味透出丝丝的甜味和鲜味，寺僧们用来敬客佐茶的极佳茶点。中年邓拓去苏州灵岩山游览时，寺中高僧用“春不老”敬客，邓拓品尝后赞不绝口，若干年后仍不忘记，后来将它写进了《燕山夜话》。

中年的食物平平淡淡。胡萝卜的黄瓜，鲜嫩的橙黄。一根粗粗的胡萝，像寥寥几笔水墨小品，斜依在一圈又一圈清晰年轮的白果树砧板上，用张小泉菜刀轻轻切片，一片一片，铺了满满一碟，水盈盈的橙黄，显现出来；

青菜的绿，是一种翠绿。裹紧的叶片，一瓣一瓣地掰开，泡在清水里洗，会看见叶片上，分布阳光岁月的奔跑筋络。茎是浅浅的碧，玛瑙和绿玉的颜色。

遥想古人一簞食，一瓢饮，讲究仪式感，程序、步骤、时间、温度、火候，都有严格而慎重的操作，心无旁骛，绝不拔苗助长，也不投机取巧，不温不火，从容做来，看似悠悠然的节奏，在收获的那一刻，才知道所有的付出和期待都是值得的，糯香甘醇，滋味悠长，这些都与中年有关。

中年的食物，接地气，润肠胃，舒坦踏实，浮气，去躁气，让人心气平和。再说煨芋，有着中年人一任的笃定，耐得性子，守着寂寞，慢慢地煨，少说多做，火候一到，芋就熟了。“会拣最幽处，煨芋听雪声”，年轻时在漫天大雪中呼号奔走，至中年，喜寂静，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坐拥而煨芋，此时一边闻着芋香，一边听雪落旷野独自在。

隋唐时期，拔悉弥人会穿



中国人的冰雪情缘

人类滑雪起源于中国！

“以立姿，持雪仗，借助于雪板在雪地上滑行。”这是我们对滑雪的定义，滑雪是世界上古老的体育运动之一，至少在数千年前，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亚洲中部的人类已经开始从事滑雪活动。挪威、瑞典、芬兰、俄罗斯和中国都曾发现滑雪存在的证据。

挪威勒德于市有一处约公元前3000年的史前岩刻。我们看到上面描绘了一个人物形象，他脚踏着一对巨型滑雪板，手里拿着一根类似滑雪杖的东西。

1924年，瑞典的卡夫拉斯村发现了约公元前3200年的滑雪板，我们看到其中一只滑雪板保存比较好，它前端是尖的，中间有4个小孔，可以用来穿绑脚的带子。和滑雪板一同发现的还有一根类似船桨的东西，可能是起支撑、助力作用的滑雪杖。

1938年，在芬兰萨拉市发现了一只滑雪板和滑雪杖，经过放射性碳年代法鉴定，它大约制作于公元前3245年。

2005年，我国新疆阿勒泰市汗德尕特蒙古族乡发现一处岩画，上面画了多个脚穿滑雪板、手持滑雪杖进行狩猎的人物形象。经专家鉴定，岩画的年代距今1万年左右，早于其他已知的相关考古发现。在新疆其它地点也陆续发现了滑雪狩猎岩画。因此，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。

现在阿勒泰市汗德尕特乡还流传着关于滑雪狩猎的民谣。歌唱着一位“身上背着柳木制作的弓箭，双手斜推着滑雪棒，脚踏红松、白松木制作的毛皮滑雪板，很快地滑着奔跑在松树林中的，勇敢、灵活、聪明的猎人……”不是与岩画中的景象颇为相似呢？直到今天，当地居民还会使用松木和马腿毛皮制作“毛皮滑雪板”。

要知道，不是世界上所有地区都能孕育出滑雪运动，它的起源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。比如当地天气寒冷、降雪量大且存雪时间长、山丘分布广泛、森林资源丰富、有人类文明和用于生产生活的滑雪需求等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地形复杂，气候多样。古代冰雪运动主要存在于北接西伯利亚，南抵阴山，西至阿尔泰山，东达长白山的广阔地域。大致包括清朝初年以来的所称的内、外蒙古和部分西北、东北地区。

根据文献记载，在我国古代，不同时期活跃着不同的滑雪民族，其中出现最早的是钉灵人。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有一个钉灵国，那里的人膝盖以下长着毛，脚像马蹄，走得非常快。

以我们现代人的逻辑讲来，他们就好像一群非人非兽的怪物。但是若以古人的眼光来看，这很可能是穿着毛皮长裤、脚踏圆形滑雪板的人物形象。

隋唐时期，拔悉弥人会穿

着滑雪板在雪原上追逐猎物。他们的滑雪板是一块前端翘起的长条形木板，下面用顺毛的马皮包住，下坡时，速度可快过奔跑的驯鹿，而上坡时，就把滑雪板解下，用手拿着前行。

这种使用顺毛皮作为润滑剂的做法，可以说是给雪板打蜡的前身了。

元朝时，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一些民族会拿着滑雪杖，站在滑雪板上追逐山牛等猎物。未经过训练的滑雪者可能会在下坡和疾驰时受伤，而熟练掌握滑雪技巧的人则能飞速奔走。他们还会将滑雪板连接起来，用来运送打猎的动物，很像雪橇的雏形。

明清时期，主要有三个民族使用滑雪板。达斡尔人的滑雪板叫“背骨楞”；鄂温克人的滑雪板叫“基恩勒”；鄂伦春人的滑雪板叫“亲那”。

这些滑雪板用松木、白桦树等制成，宽约10-20厘米，厚约3厘米，长1.3-2米。前端翘起，中间略厚，有绑脚的皮带，并用动物皮毛包裹底面。

除了将滑雪用于生产生活，赏雪也是古人十分喜爱的休闲活动。

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写道：“豪贵之家，遇雪即开筵。”汴梁人常在下雪天“塑雪狮、装雪灯，一会亲旧。”

清代宫廷画家也留下了《胤禛十二月景行乐图》、《弘历雪景行乐图》等描绘皇帝观赏雪景的画作，以及《雍正王题书室深居图》、《月漫清游图》等展现宫廷女子四季生活的书画作品。

至此，我们已经了解了中国古代雪上运动的发展，那么古人又是如何滑冰的呢？

《诗经·小雅》云：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对于生活在我国北方寒寒地区的古人而言，这样的自然现象一度是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
根据史书记载，隋唐时期，居住在蒙古高原的古代民族已经踏着“木脚”或乘着“木马”在冰面飞驰，追逐猎物。

除了这种木制滑板，他们还会使用木杖作为辅助工具，每踏一下，人就能滑出百步，速度飞快，极具冲击力。生活在勘察加半岛的流鬼族每逢地面结冰后，就会穿上宽约18厘米，长约2米的滑板外出狩猎。

元代时，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民族会把动物骨头磨光，绑在脚底，踏着它在冰面上滑行。东北地区还流行一种“狗爬型”，可以用于雪地和冰面上。

到了明清，尤其是松花江至黑龙江下游地区，“狗爬型”主要用在冰上，作为当地人冬季最重要的出行工具之一。还有一种工具叫“冰床”，它主要由人力牵动，上盖木板，下镶钢条，用于交通运输或运动游戏。

明世宗嘉靖皇帝常住西苑，皇太子正月从宫中前往拜见，就是乘坐冰床过河。清代时，有些

王宫大臣还会得到皇帝的准许，在西苑门内乘坐非常华丽的冰床，这些高级冰床还有漂亮的华盖，能够阻挡风雪进入，兼具美观与实用功能。

说到古代冰上运动，就不得不提到“冰嬉”。

冰嬉是什么？冰嬉是清代对冰上运动的总称，包括基于滑冰的各种竞技、娱乐和表演项目。冰嬉是满族人的发明创造，它诞生于努尔哈齐时期，在乾隆时期达到鼎盛，至道光后期在宫廷衰落，转而继续在民间发展。

冰嬉是我国冰上运动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。

乾隆时期，由于皇帝本人的喜爱与推崇，冰嬉“为国制所重”，被定为“国俗”。乾隆皇帝规定每年举办一次冰嬉大典。每年10月，八旗士兵中按照每旗200人的数目，共挑选出1600名擅长滑冰者接受专门的训练。

典礼在冬至后正式举办，届时皇帝会亲临冰场（位于今北京南海）、五龙亭和阐福寺（位于今北京北海）等处观看。士兵们依次进行“抢等”（即速度滑冰）、“抢球”（类似冰上手球）、“转龙射球”等项目，典礼结束后，朝廷会论级上的赏。

清宫画师曾留下多幅描绘冰嬉盛况的画卷，其中最为出名的两幅分别是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合绘的《冰嬉图》，以及张伟邦、姚文瀚合绘的《冰嬉图》。两幅画卷所绘的冰嬉地点在今北京北海桥南面的冰面上。画面中央都在进行“转龙射球”表演项目。画面中，冰场上的八旗士分为执旗手、弓箭手和杂技表演者。他们在人宽的冰道上相踵而行，组合出似龙的阵型。阵列中立有三架高高的旗门，上面各悬一球，称为天球。

滑至此处的弓箭手需拉弓射向天球，如果射中，则可获得赏赐。而杂技表演者们则有耍刀弄棍，有的舞剑挥旗，有的倒立行拳。有展现个人技艺的，有两人并肩滑行的，更有三四人配合高难度杂技表演，内容之丰富，形式之多样，技艺之高超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民间的冰嬉活动虽不及宫廷庆典气势恢宏，却也有一定的普及性和多样性，特别是在京津地区。当时流行的主要形式有拖床、溜冰、花样滑冰等。

清人杨静亭《都门杂咏》中就有诗句形容冰床受欢迎的程度。

“十月冰床遍九城，游人曳去一毛轻。风和日暖时端坐，疑在琉璃世界行。”

溜冰往往是比赛性质，看谁能最快抵达终点。花样滑冰的高手能在冰上完成像“蜻蜓点水”、“紫燕穿波”等技巧动作，很有观赏性。

转载自极限时间

麻石街

□江南才子

余麻石板，饱尝战火辛酸的长沙人又在这麻石街边建起了一栋栋房舍，建起了一个新的长沙城。

麻石街宽的可行汽车，窄的只有一两米宽。这些曲折折折街两边，大多是“文夕大火”后建的粉墙黛瓦、飞檐斜顶的木阁楼。偶尔一两栋高墙深宅的老院子，是大火中难得的劫后余生的老宅院，从那留存下来的门楣石刻和门前冷落的石门墩，让人依稀可以领略到这座千年古城的昔日风采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青灰色的凸凹不平的麻石板已被车轮和双脚磨得日渐圆润。当我走进街边的小米粉店，坐在桌边与那些老

吃边聊时，当向在门前细心浇灌花草的老妪问路时，每每聊起那些麻石街，他们都会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起小街的历史和昔日的繁盛，仿佛他们也回到了当年。

曾经听老人们讲，那些发黄的麻石板就是那场大火烧过后把青石烧成了黄色。此后，走在麻石街上，每当看着那些发黄的麻石板，不管是否真的是那场大火烧黄的，心里总有一丝说不出的悲伤，以至于常常绕开那些黄色的石板走路，仿佛是不愿触动的那块伤痛。

如今写下这段文字，回忆涌上心间，很想再次走在麻石街上，走进长沙的市井烟火。